

忆童年看戏

■ 张有为



家乡太康地处中原,中原素称“戏曲之乡”,所以,我从小就爱看戏。

“天河吊角,南瓜豆角;天河南北,西瓜凉水”,正是乡下唱大戏的好时节。天刚擦黑,我们这些孩子便怀揣馒头,路过菜园薅几棵大葱吃着走着,到外村去看戏。

乡村的戏台很简陋。村外空旷的树林里趁个高土冈子,栽几根桐杆,扯一挂布档,搭一副帆棚,七拼八凑成了“金銮殿”。再到附近学校里借盏汽灯、村里支书家借台扩音器,算是有了点城市剧院的风景。

开戏前,首先由乐队擂鼓敲锣打垫场。垫场过后,我们身后已成了人山人海,连远处树杈上也骑满了观众。不等我们收回目光,戏台上已经丝弦鸣,梆子响,唢呐齐奏,演员登场了。

戏台总是“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那时,我们认为唱戏道白没味儿,一心想着看武打戏。特别是《断桥》里小青大战妖兵的那一折。扮演小青的演员身材矮小,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清亮脆润,短

衫裹青甲,英盔系红缨。她没有长长的水袖,只在颈上系副青色的丝绸披风。武打起来,她踏着鼓点抡双刀同一个翻着倒栽跟头的妖兵拧“麻花”。闪、跳、腾,麻利迅速,叫好亮相恰到好处。当斩尽最后一个妖兵时,她在台角金鸡独立。少顷,鞭鼓又响,梆子不分点儿地敲,又是一群“鱼兵虾将”蜂拥而来。顿时,枪刀剑戟绞成一团。此时,我们趴在台边一动不动,鼻涕耷拉多长也顾不上抹一把。小青如一条青色鲤鱼在水波中跳跃,红雨不能沾身一滴儿。台下的观众早已汗珠渗额了,汉子们叼的香烟也早已断了气息。

那时乡间的剧团大都不演现代戏,多演传统连台戏。如《回龙传》《蝴蝶杯》《包公案》等,武打的戏很少。没有武打,我们就看演员的装束,渐渐地竟看出了一些门道:冠插长长雉羽翎的是元帅,鼻洼里有“豆腐块”的是泼皮,脸膛红的是清官,脸膛白的是贪官,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帝。除此以外,我们还喜欢黑头包公的唱腔,洪亮激昂,

虎啸龙吟,既不同于小生小旦缠绵的大段唱,又不同于老生老旦慢悠悠的念白。包公是清官,说的百姓话,唱的俚俗乡语,听来好亲切。《秦香莲》中“劝驸马”那一段,我们个个都会仿着吼:“陈驸马你休要性情急,听包拯我与你旧事重提……”

月明星稀,睡眼蒙眬,看着看着便觉没味儿了,于是,我们便刺溜一下钻到后台看化妆。看见演员凤冠霞帔下的烫发头,龙袍玉带里的健美裤,小青脚上蹬的回力球鞋,我们便指指点点哈哈嘻笑,直弄得演员们莫名其妙慌忙将腕上的手表往袖里捋。

“当”的一声锣响,正剧结束。接下来便是听饶戏。

饶戏又叫热闹戏,人人爱听。每当饶戏开始,我们便跑出后台钻进人群,挤在中间看热闹。饶戏大多是智语谐事,乡土气息最浓。观众往往对它超过对包公戏的喜爱。你看,丑角唱的《十八扯》就很有趣味:

十冬腊月好热哩天,
苏三寻夫闹金山。
杨延景差人去求救,
半路里杀出贼杨藩。
唐伯虎三点红娘中,
七仙女配夫是李渊。
上轿的本是孟姜女,
下轿的却是潘金莲。
陈世美一见心头怒,
大骂道:快还我的妹妹武则天。

一句唱词,一阵哄动,难怪台下的小伙龇牙咧嘴嘎嘎乐,姑娘们抖肩扭腰笑声脆,你揪我一把,我捏你一下,早忘了约会的好机会。

我已好多年没看过家乡戏,每当想起当年看戏,便想起遥远的乡村,那里有我的乡情、乡事、乡音……

女人,生活的魔术师

■ 徐桂荣

厨房

再匆忙的时光
也会在这里,慢下来
你看,我们的老祖母多么慢
我们的妈妈,越来越慢
我们,以及我们毛手毛脚的小妹妹,小女儿
只要进得这个门槛
就会安静下来,慢慢变慢

这是生活的另一种魔术
慢,是隐忍,是过程
而非速度

进得这个门槛,你就身不由己
掏出所有的耐心,细心,慧心,爱心
将粮食研磨成面粉
将面粉发酵成馒头,喂养日子
再将日子
由青葱娇嫩的小女儿
喂养成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老祖母

一代一代,一日一日
这慢化的过程
多么单调、机械、锋利
而又温馨从容

发卡

一只小小的蝴蝶,轻易地
挽住了一条河流

轻易地,将河流的左岸与右岸
系在一起。并用微微翕动的翅羽
静静地梳理

自此,河水柔顺而又流畅
泛着微微的波光
流过妹妹的腰际

五瓣丁香

我们暂且相信
“找到五瓣丁香的人
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就像相信花瓣上的阳光
和阳光里隐隐约约的香气

乍暖尚寒的初春里
三个喜欢紫色的女人
此时,一同站在紫丁香花丛里
一遍又一遍
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一瓣

是的,她们都找到了
幸运的那一位,还找到了一朵七瓣的
春天终于开恩一次
将小小的惊喜
分别藏在她们看得见的花蕊里
此时,她们笑得多开心啊
此时,因为相信
丁香花,又多开了三朵

正月——爱情的季节

■ 常全欣

春节过后,是长长的一个正月。在乡村里,这是收获爱情的季节……

不信,你听,年里年外,该为孩子定婚的父母,见到亲戚朋友,总会说“您操操心儿,成了给您逮个大红鱼”之类的话,希望孩子能在这一年找到心上人儿。在这个春节,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儿了。而平日里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乡,期待着自己人生的“情感大剧”精彩开场。

热心的亲戚、邻居、好友们,总不会让人失望,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媒人。张家的小伙子长得帅,李家的姑娘够水灵,前村的小伙子是商场小老板,后村的姑娘是网店运营商……这些信息,媒人们通过广泛的人脉资源,掌握得清清楚楚,谁和谁合适,谁和谁能成,他们心里已经掂量个八九不离十了。

见面儿,可是爱情的重头戏。经过媒人的牵线,一场爱情大戏算是开场了。小伙子西装领带、打扮一新,兜里揣着高档香烟,做好了见面儿的一切准备,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帅气和自信。现在,如果见到穿着光鲜的男士,大家总会开玩笑地说“打扮得跟见面儿一样”,足见见面儿之隆重。一般的,见面儿的地方都是在女方家。小伙子由媒人带着,有时候母亲、婶子、大娘、嫂子也会跟着,一起来帮小伙子看看姑娘,二来为小伙子增添一点勇气。到了地方,小伙子便进入了公众视野,接受来自女方亲友的检验。第一轮,女方父母先看,问问家长里短,问问学历技能,漫无目的地聊天,主要是为第二轮“暖场”。第二轮,女方登场。小姑娘一大早就“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脸颊像院子里绽放的桃花儿。这个时候,其他人便知趣而退,两位未曾

谋面的陌生人,心儿怦怦跳,脸儿似火烧,想看却又不敢看,就在眼神碰撞的一刹那,爱情的种子萌动了,这就是书上说的“一见钟情”吧。第三轮,亲友团登场。如果姑娘如意的话,便叫来闺密长眼,其实她们早在院子外面看到小伙子害羞的模样了,一进屋便嚷嚷着,你一言我一语,问得小伙子应接不暇……

结过婚的人,对于和爱人见面儿的场景,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和妻子见面儿是在那年的正月十九,妻子是我见过面儿的人中最漂亮的,更是一位有志青年,自己开了缝纫店,且很有文采,使得我在她面前十分谨慎,说每一句话都在心里嘀咕半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也很愉快,聪明的妻子可能觉得聊得太久怕人家笑话,说“你看阳光多好,咱去看看吧”,便结束了谈话。如今,如果我们闹矛盾,我就说“你看阳光多好,咱去看看吧”,她便由怒转喜,好用极了。

见面儿之后,媒人便征求意见,如果双方如意,就会选个日子,让姑娘小伙子去趟城里买一些礼物,为定亲做些准备。在正月的小县城里,你会看到,有的姑娘小伙子成双成对,有的带着亲友团,脸上洋溢着喜庆,手里大兜小兜的物品,像提着满满的幸福,穿梭在各个商场和集市之间。中午,自然会到一个不错的饭店,要上丰盛的午餐,小伙子埋单的架势,足足地显摆出气场,让姑娘觉得这个小伙子有出息,她没有看错。

接下来就是定亲了。自然还是个好日子,男方选派几名精兵强将,拉着前几天买来的礼物,带着丰厚的彩礼,喜气洋洋地去了女方家。这更像是一场“大派对”。女方请

